

近代名人軼聞

竹樓

孫中山先生原名「德明」，乳名「帝象」，字「日新」，後更名「文」，號「逸仙」，別名「中山」。先生父名「達成」，親父名「教賢」，高祖名「殿朝」。先生哲嗣名「哲生」，乳名「帝科」，亦有一「帝」字，似犯諱；蓋以先生之太夫人篤信北帝，故先生父子幼時均有是名，不知者幾疑先生父子之名如兄弟行。傳聞先生未降生時，其母楊太夫人夢一冕旒之王者，入室，因而驚寤，未幾分娩，識者已知其生有自來矣，故先生幼時乳名稱帝象二字，蓋有所取義也。

先生幼時，喜放風箏，於放風箏之際，仰視青天白日，即預策現在之國旗與黨徽。憶紀元前一年，先生至倫敦，僑民請國旗式樣，即答以「青天白日滿地紅」，遂取案上郵片手圖其狀，並記其圖形各部之大小尺寸於後，現中央發行之黨務月刊封面上之黨徽，即先生之遺墨也。

先生在南洋徵集同志時，行踪極秘，當日志士與先生會見，第一次必須攜帶介紹券爲證，此介紹券，係於光緒二十一年由張永福設計繪圖製印，券作長方形，爲月歷牌狀，首刻英字一九零五年恭賀新禧繞以花紋，次有「忍令上國衣冠」

淪於塗炭，相率中原豪傑，還我山河」二十字，作半彎形，下括隸書「圖南日報」中英體字。

孫夫人宋慶齡女士，自奉儉約，初充先生記室時，繕文學稿，與打字藝術，一時無兩，總理折服，乃論嫁裝。現雖半百之年，有鑒湖流演變，故探討世界政黨原理，與科學學說勿輟，訂閱英美日法德著名雜誌數十種，拆閱後，一一度諸木架，積年累月，私邸中不啻一小型圖書館，故凡軍政科學文藝等之新舊遞嬗，宋氏興起講解，歷歷如數家珍，可見其飽學之一斑。

夫人居滬時，各方敦請宴叙者頗多，在前嘗見雍容樸素之貴婦人周旋，今以感觸太多，對各方酬酢，一概謝絕，惟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女士，與夫人同病相憐，認爲知己，每週訪晤，縱談時事，何輒親手入廚，留予共飯，傷心人遇傷心人，是有不足爲外人道者在也。

黎黃波，晚年，息影津沽，嗜影戲，每至必携愛姬同往。一日黎携姬往皇宮電影院，姬指間帶鑽戒兩枚，明燈閃閃，光芒四射，劇終歸家，偶撫衣袋，忽得一紙烟空盒，內貯字條云：「尊寵鑽戒，擬借數日，明晚盼在皇宮擲下，否則恐不利於貴人也。」姬大驚，擬將鑽戒深藏。黎笑曰：「有飯大家吃，是我多年的

宗旨，有鑽戒又何妨大家用。一次晚，仍借姬帶鑽戒前往，允候其人來取，終無動靜，乃請於院中人，映於字幕曰：「索鑽戒人，請如約來取。」數字，劇終，亦未見來。此盜定屬不凡，而黃陂之豁達，亦他人所不可及者。

當辛亥事起，瑞徵張彪逃亡。黎亦休止於家，羣衆請出任事，黎匿床下避之，經人尋獲，逼以手槍，乃出，旋被舉爲鄂軍都督，位至總統。後移家天津，閉關息影，非稔交不得登其堂，喜臨帖，而斜峭不工，尤好梵典，人有叩以時事者，輒笑而不答。

袁世凱喜狎游，居彰德時，有客過訪者，輒召妓侑酒，惟惡烟賭。姬妾子女，多至四十人，以朝鮮姬爲最專寵，子克定狡滑過之，克文揮霍好嬉，而工文詞，頗負時名云。袁喜讀三國志，故其行事，多類曹操。

袁昔年執弟子禮於南通張季直先生時，胸無點墨，寫字筆劃不能先後左右，張頗鄙之，雖偶一指示，未能啟其茅塞也。故張輒向人云：「慰庭寫敬字，先文後苟，筆劃如大師畫符，詞林中恐無此人也。」袁聞之甚甚，亦無可奈何。及袁出仕後，書簡馳候，按時不輟，照例稱呼爲「夫子大人函丈」，張亦居之不疑，答以「老弟」，「仁仲」而已。迨袁升擢山東巡撫後，致書於張，則改稱「某某

先生閣下」。袁自以既爲封疆大吏，而張僅一老黥撰，爲體制計，不能不自尊，而至于不悅也。迨袁調直隸總督，致書於張，則又改爲「某某仁兄」矣。張復函大加譏諷，有「閣下之位分愈高，鄙人之稱謂愈卑，閣下晉階一次，改稱鄙人一次，在鄙人視之，閣下還是閣下也」。

袁當國時所御之衣，衣袋甚多，內貯支票，由三百元至十萬元，若得外間密報，據事體之輕重，分賞賜之多少，甚至有報一事，竟得十萬元重賞者，雖云揮霍無度，其手段毒辣，眞使人不寒而慄也。當時如徐世昌，趙爾巽，袁乃寬輩，在袁處，均有謗書盈篋，最後袁又得一報告，謂新華宮內，有謀刺袁之手槍二十七枝，袁知衆怒難犯，乃下詔取消帝制，至是午夜徬徨，抑鬱而死。

馮國璋性吝嗇，居京時，恆轉食諸友所，雖遠道風雨不能阻。有某君笑曰：「此可謂飛而食肉，誠封侯相也。」又喜食玉田醬肉，每令館役往購，必整方者，——蓋慮切碎爲役竊食，歸自以快刀片之極薄，免客攘其厚者。偶粘肉刀上，以舌舐之，至傷而流血，事雖細，其吝可知矣。

溥儀在宮中時愛習畫，隨作隨棄，每爲近侍流傳於外，馮督江南時，特電託某京吏代求一幀，以爲紀念，溥儀許之，越旬餘畫成，飭近侍以黃緞裹之寄贈，